



四書輯疏

孟子八

二十三

2796
30-24



門仁12
號 2796
卷 30-24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三

會津後學安聚著

離婁章句下

九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之外即為夷服夷服之外猶有鎮

服荒服以九服言者自孟子言之也

註翼

陸稼書曰古今聖人多矣獨舉舜文者朱氏公

其獨盛者言非也指南曰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

見二聖相去之遠以起下道同意胡期儂曰生始生

文

四書訓蒙

卷二十三

孟子

離婁下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趙註云畎夷在西然則指畎戎與後漢東夷傳

所載畎夷不同畢郢近豐文王所都鎬武王所都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

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

於天下也周聘侯曰聖人以其行道為志得行其道於天下便是得志若後世所云得志不過功名富

貴耳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

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陸稼書曰周禮八

乃統言之者○云以玉為之者乃是舉重而言耳今按篆盤曲貌朱子曰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

如發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蔡虛齋曰非

中國為合符節以其得志而行乎中國者若合符節也

註翼林次崖曰得志行乎中國就舜文說○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事安得盡同然隨事

各當其理這便是同也蔡虛齋曰吳仲珠謂中國二字對東夷西夷說非也集註訓作天下趙鐵峰曰舜

至文王一千二百歲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音鐸下同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劉

玉曰是言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前聖所度之理如此後聖

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前聖所度之理如此後聖

所度之理亦如此然後見道之果無不同而千變萬化之事之不同者舉不出乎其中矣胡斐才曰玩其

字斷屬聖人自己若誤看註度之之字謂他人度聖人其字便說不去今按虛齋說不可從又按陸稼書

以劉說為大謬，賽合註謂詭異俱未。○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胡斐范註單言道一自在圈外陸稼書曰：范氏意乃通論聖人輔潛庵曰：先後以世之相後言遠近以地之相去。

註翼 林次崖曰：先聖後聖，又是因舜文，槩說古今，聖人，或謂專說舜文，固不是，或因舜文，槩說古今，聖人，亦不是。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蔡虛齋曰：其以乘輿濟人，決非一箇乘輿，亦非只濟其一次，而

遂止。蓋以二水俱未，有橋而各捨一車，以濟度也。孫詒仲曰：溱、洧是二處，既云度人，溱、洧則蒙引說自確。今按存疑說未是，講述是之，謬又按據說苑趙註專主冬涉，言亦未妨。

註翼 蔡虛齋曰：子產聽鄭國之政，言舉鄭國之政，皆在所聽決也。此一句見其操可為之勢，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皆其所得為者。盧未人曰：聽斷也。胡期僊曰：首節是案。○濟是載人渡水，徐儻強曰：子產當日乘輿之濟，亦似出於一念，惻但百餘年，世人猶傳誦，以為美談，其究將竊効伯者，驩虞失王政之大體，故孟子借此一事，以示訓。張彥陵曰：不是貶駁子產。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私則不公，平小則不正，大有所及，有所不及者，小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潛庵曰：公平正大之體，以理言，綱紀法度之施，以事言，言體則知施之為用，言施則知體之為本。蔡虛齋曰：

公則平矣。公平則正矣。正斯大矣。所謂大者正也。○大者為網總乎眾紀。小者為紀。隸於大綱。網紀即法度之凡也。凡皆法也。度特其一舉。一該其餘。

註翼

胡期僊曰：惠而不知為政，是斷以下三節皆明此節意。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音江。○杠，方橋也。

方橋謂橋上平者。也。韓文公詩云：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其

製可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見矣。

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

月成梁。

出國語：趙鐵峰曰：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蔡虛齋曰：引此以證周十二月為夏，十月也。然

則周十一月非夏，九月也。而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何此一句可證。本文二句，而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

時將寒，氾凍也。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

之一事也。

註翼

胡期僊曰：十一月，節言利涉，政舉則民不病涉。見不必用乘輿去，濟人。○歲每歲今按成字以

創造言不兼修葺，張泰嶽曰：病是患苦的意思。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辟除也。

闢，開左右行者，如而不使之行也。如

周禮闢

音昏，守人為之辟，之辟，之辟，之門也。言能平其

政，平者無此厚彼薄此輕彼重此多彼少，此有彼無。之偏也。含有公平正大四字之意。翼註說未是指

南曰：政乃是濟民。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為過。朱子曰：上下之

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朱子曰：人民之眾，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今按國中之水，謂通

而濟之哉。今按國中之水，謂通

國中之水存疑說非是衆字蒙引一說謂久與朱子合當從謂水非是聘侯從之誤

註翼 翼註曰平是均平凡當行當止當輕當重斟酌停當如權衡稱物而無不平也胡期僊曰焉得

至末言小惠難行見乘輿不能盡齊人君子是執政之人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

於用矣指南曰人如其多而日力有限不足以供用矣看來日子非真少只是人多便見日子

少如俗所謂用不來之意張彥陵曰即日諸葛武悅之亦難周備之意不是說一日之內也

侯封武鄉侯謚忠武後人獨稱武侯嘗言治世以

大德不以小惠出蜀得孟子之意矣德惠

註翼 指南曰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下亦字不止濟涉一事周聘侯曰日亦不足下亦字

見非惟體有所不宜恩亦有所難施並日力亦不足用無許多工夫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群臣可謂邈莫角反吳伯章曰遠也又輕視貌

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

義之至也蔡虛齋曰如手足者倚之以為用護之恐有傷君待臣如此恩義之至也如腹心者

手足衛之而願為之胥胥戴之而甘為之服役臣待君如此恩義之至也腹心倚手足以為用手足

戴腹心以為主此所謂一體蓋有君不可無如犬馬臣有臣不可無君其分相維其恩義相孚

則輕賤之然猶有恭音患養之恩焉蔡虛齋曰言待其臣下徒有祿賜之

厚而無禮敬之文猶養犬馬者徒有恭養之恩而無禮貌之施也國人猶言路人言

無怨無德也盧未人曰以其有恭養常典故土芥則

踐踏之而已矣蔡虛齋曰當分踐踏貼土字斬艾貼

其賤惡去聲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

宜乎翼註曰謂幸其灾而樂其禍輔潛庵曰孟子此

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孔氏之說政解者此意

註翼指南曰此章見人君當禮其臣○犬馬土芥是物國人寇讎是人可見君施一分好則臣報十分

分君施十分不好則臣報一分非所謂以國士遇我即以國士報之者也輔潛庵曰其言雖若有迹然亦

理勢之實然也陳潛室曰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是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胡

斐才曰視是心相視數則字見轉移由上意徐做弦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如國人之視君如腹心則於鞠躬盡瘁竭刑賞之間見之若國人寇讎之報則亦蘊于其心而未敢著于其迹也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喪服曰以道去君而未絕

者服齊衰音催三月注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

國於王疑孟子之言甚故以此禮為問盧未人曰齊

言太甚指寇仇言按禮為問意以既去之君尚且有

服況見在之君可以寇仇之乎今按按禮則指儀禮

所載也若孟子下文所言則禮弓所稱為舊君反服者乃指去國之臣而固儀禮所不載者故註因正義

引而解本文禮字稼書謂非本文正解誤

註翼

張泰嶽曰舊君是先事去國的君不知舊君於臣下在國的時候節何如相視斯可為之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

導之出疆防剽攻劫也掠取也也吳孫右曰君使人導之出我之

疆

疆以盡防衛之道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吳孫右曰

先

先稱揚于所往之國三年而後收其田祿所入里居

所居

之宅前此猶望其歸也

註翼

林次崖曰諫是君有過而諫諍言是無事而建澤水也皆能潤物者故借為恩惠及民字義胡期儂曰下及也去是往他國導是引導反是歸故國收是

取

取也夏九範曰有故而去自有他故非謂與君不合也今按此說極確故謂避仇之類也故使人導之防

剽

剽掠也蒙引疑非又按兩此字總承指南曰不問在國去國而宛然手足腹心之愛也又按如此則為之

服

服言不獨未絕者雖已絕者亦為之服以報施之意言又按為之服不止三年內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絕其仕進的路如晉錮音周籜

藥

藥盈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禁藥興嗣字延之宋

從

從濂溪遊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聲然貌也蓋聖賢之別列

反如此陳定宇曰論語集註釋夫子對定公之語末
之意似然聖言含蓄不露此則英氣發露甚矣孟子
亦是述記擅弓篇子思答魯穆公問禮為舊君反服
意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去聲齊王深言
報施詩智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

若君子之自處上聲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

改之予曰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輔潛庵曰揚氏發

意尤分明

註翼 胡期僂曰今泛言非指定宣王搏是拘囚意執

此以君之待臣言何不云如土芥曰君
之視臣如土芥則便是臣之寇讎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

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平聲動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盧

人曰禍之來其幾先見無罪殺士即殺大夫之幾故
大夫可見幾而去無罪戮民即殺士之幾故士可以
見幾而徙李岱雲曰幾可以去而不去則便是不能
見幾故註繳已迫則不能去一句今按作字貼去徙

字二

註翼

張泰嶽曰若士本無罪而在上者乘一時之怒
妄有誅殺此淫刑之漸也非惟士不保其首領
而且駁尋及於大夫矣為大夫者度不能救則宜奉
身而去之蓋不可則止義當然也若民本無罪而在
上者用一時之法輕有刑戮此濫殺之端也且蔓延
及於士矣為士者知不可留則宜遠徙以避之全按
殺戮二字總而言之則同別而言之則殺戮於人
此殺戮則總而言之也胡期僂曰徙是遷徙盧未人
曰去與徙不必分別輔潛庵曰可以者在時義為可
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其間更有多少義理在時與

位之不同則所
以處之者亦異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平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而

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蔡虛齋曰既云直

少異言不止於直戒人君與上篇不同其義亦須小

異不必拘拘於正心其行政用人之云耳今按此章

言人君當以正己為先此直戒人君也上章君仁君

義就君心說而莫不仁莫不義以用人行政說此章

君仁君義就君身說而莫不仁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胡期僊曰仁兼存心行政之公言義兼存心行

政之宜言今按君仁君義陸稼書謂就君身說

是講述謂君心未是莫不仁莫不義

說謂國人化之是存疑李休雲說俱非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

周聘侯曰以知之不明

而不知也朱子曰擇焉不精以為善而為之王觀濤

曰至非無是者易見而是中之非難明非察理精者

鮮不誤認而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

是哉

大人理明識精貫萬變而不膠于其迹隨事變

通因時員轉歸于大中至正何嘗為非禮之禮

非義之義李休雲曰隨事而順理便是以身之所履

言因時而處宜便是以處物得宜言胡雲峰分貼正

細乃虛齋誤看集註謂時事不可分故以三句為總

括不知隨事順理中原不缺時因時處宜中原不缺

事但均所為而有

在己在物之不同耳

註翼 吳蘇右曰此示人酌禮義之中也能伯甘曰向

千里之謬或加之錙銖則太過或減之毫忽則不及
 不可拘乎其名不可泥於其迹故有可行於昔而不可
 可行於今者有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者有辭之
 為禮而亦有不辭之為禮有受之為義而亦有不受
 之為義或今日行之則為禮明日行之則非禮惟義
 亦然此難以悉舉要在察理之精而已○冉子為子
 華母請粟子路之死於孔悝之難亦非義之義也孔
 子一日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而不知有紳之
 喪故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而賜魯以天子之禮
 樂亦非禮之禮也林次崖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與
 謂非禮非義者不同非禮非義是為人全不在道理
 上更不說禮義之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是為人在
 道理上講論禮義必欲行之但體認差不是禮義却
 以為禮義今按金仁山以就位而與右師言為非禮
 之禮以陳仲子之廉為非義之義謬與右師言直是
 非禮陳仲子之廉直是非義非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

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
 不能以寸

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李岱雲曰氣稟之不偏者指南曰溫純近于中

和足以有為之謂才以能之長言英發足以有為養謂涵育薰陶

俟其自化也涵育謂涵容長育不躁急也薰德薰也陶化也謂正身以率之使之日遷善也

而自化也自化謂觀感而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

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

而不能教則我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

何哉不能教不養之謂過中違乎中之謂孫詒仲曰父兄不能養子弟亦是不中不才而與子弟之

不中才無異矣故云賢不肖不能以寸非謂父兄之賢為過而與子弟之不及同也

註翼 沈無田曰此責成賢父兄之詞若子弟又當別才指了弟謂不肖也胡

期僂曰寸是不甚相遠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言人于所不當為者有所不為者由知事之有當為

有不當為而擇其所當為也非正解有不為三字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

為李岱雲曰看註以是字換去而後字橫渠無所亦以兩則字代之何等細密蒙引存疑俱謬無所

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若其不知所擇而于其所不當為無所不為者亦不知其

所當為則安能得有

註翼 顧麟士曰為與不為只在一時而後猶云然後

非後日後字也譬如有一條正路於此有一條邪路於此必能不走邪路方能走正路耶仁與不仁義與不

義決擇只在目前亦不容兩駢也今按此說極是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去聲而言輔潛庵曰揚人之善掩人之惡自是君子忠厚之心豈為有後患然

後如此哉今言如後患何故知其有所為而言也此必有人或託人陰私公肆詆誣而無所忌憚者故孟

子言此以警之或是此等人既已被禍故孟子嘆之以警後人也

註翼 李岱雲曰全為摘人陰私逞己談笑者而發故

以後患警之陶謹之曰看一言字不是規彼之過又不足舉以戒人摘訓曰後患是將來之禍害指

南曰人必有忿恨之心顯而謗毀之如陰而中傷之及所必至矣程林隱曰如字訓奈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去之外不加毫

末本分謂本然之分朱子曰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輔潛庵曰聖人雖有過物之行而無過禮之為其作用處雖曰高世絕俗非孟子非人所能及不過盡吾之性由仁義行耳

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註翼胡期僊曰此見聖人皆可為言聖如仲尼只為所當為而已為所能為而已未嘗為己甚之事

今按此說勝專為過高者發藥之說又按此章專就用途說講述兼知行說未是又按者字指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

陳紫峰曰先字要看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

合義則不可踐事不合義則不可決苟合義矣何曾不可踐也何曾不可決也故卒亦未嘗不信果也

○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

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必信必果則妄人爾

言不合義之信果不足貴也若尾生之信徒狄之果是也諸本二必字作不既不合義何取於信果于義不通今從輔氏

吳伯章說謬

註翼饒雙峰曰大人者篤實而有光輝以上底人胡期僊曰信是誠確果是勇決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萬變猶云萬端以所感言赤子之心則純一

無偽而已胡斐才曰四句先將大人不同赤子懸起一層說下方轉出不失來饒雙峰曰飢便啼喜則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李岱雲曰大人之通達萬變既已發中言則赤子之純一無偽亦就已發處

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

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赤子之心雖純一無偽少所

不同然大人之所為大人者乃正以不為外物誘

而不失其赤子時之心故能擴充之極其德之大

耳若失其赤子之心則不誠了不誠則安能得擴充

之至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乎陸稼書曰擴充而充之與

上孟微不同蓋此兼性友說又按性之擴充隨年而

長反之擴充由學而大之字指少所知少所能之心

言所全則純一無偽所擴則所

知所能俱赤子心中所在者也

赤子之心

註翼

張彥陵曰指出初心以示人只是要人保任之
意吳孫石曰大人赤子勿作兩人看言大人首
不失當初赤子之心者也○孟子恐人只在通達萬
變上學大人故推論其本如此非徒贊大人也呂晚
村曰看者也句法是指示誘人使近而不失二字中
藏有擴充知能實際若體認不真竟墮良知家坑塹
矣○其字即在大人身上說陶謹之曰即大人赤子
時之心也胡期僊曰不失是保全意中村氏曰赤子
與孩提不同如嬰兒之未
孩者是也今按者字指事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言人子之事親之

物之典溫清之儀當愛敬非不是大

事然亦人道之常而暇豫有措也

至於送死則人

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

聲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

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人道

變則急遽易至有悔比養生為尤重大是以孝子於

斯必誠必信不使有後日之悔也言外有人子之於

送死不當不盡其誠信之意誠者於死

者無所欺也信者於生者無所疑也

註翼

張泰嶽曰蓋見當時墨子之徒以薄葬之說惑
亂天下至於傷一本之恩故以此警之亦維世
教之意也吳孫石曰此非以養生為輕但本意重在
下句故借來形容之只是要他慎終之意○者字指
養生之事言胡期僊曰二句要抑揚輕重相形看陳
定宇曰以為字訓當字非擔當之當蔡虛齋曰言大

事者見其至重而不可苟也指南曰時說謂處常即有缺失猶或可補似非聖人訓人本旨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朱子曰

地日悠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蔡虛齋曰大要不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之次資猶藉慈夜也朱子曰恰似資給資助一般今按藉藻藉也理之給助于人猶

第於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左右隨

且不一也故既曰至近又曰非一處林次崖曰是解字義其寔取之左右非取之身之左右取之心也非

一處言不但一事有個道理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

處也指得于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

有所持循多致其力必務其方貼深造以俟夫音默

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不自急其功不躐其等貼

心通只是道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

搖物理之在我者久之不忘不失不為外處之安固則

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應物之用死如人之有蓄積之

也多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

其所資之本也正資深以上未應用時是在內者逢原

為○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不言而自

心通有安排也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置用意

想像億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飲於其間說深造優

度之義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飲於其間游寬舒之

意厭飲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私

也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輔潛庵曰此纂集程子三

伯子後取叔子意足之今按惟說深造欠以道之意故置之園外許白雲謂專主於知之故也未是

註翼胡期儂曰君子是為學的人陳紫峰曰自者自

則曰得之為己有則曰居仇滄柱曰居安以存於

中言資之在接物之先就平時說取之在應用之際

就臨事說○自得是效居安資深逢原就自得中詳

言其妙不可更云自得之效今按數箇之字不必指

理言振言諸家說不可用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闕

靡也欲其融會如碎金貫通如散錢有以反而說到

至約之地耳輔潛庵曰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

書所載六藝所陳三才之道備焉萬物之理貫焉故

必誦詩書以多識夫前言行又考六藝以增廣

其所聞所見如此方是博學於文○學就習誦而言

說就講明而言吳孫右曰于所學之理逐一講究辨

析詳明以說之饒雙峰曰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多所

以詳說者非徒闢靡欲人融而會之貫而通之今按

靡麗也胡期儂曰反收拾還轉張泰嶽曰約字解做

要字是簡要精切的意思又按約指道之歸宿處說

到至約之地謂知得道之歸宿處蓋承上章之意

而說之也諸家說未是深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

也反說約則是自得之事也

而亦不可以徑約徒博謂博學而不知約也徑

註翼

朱克升曰此章明講學之道當極詳而知要陳

幾亭曰孔子憂學之不講不知講法如何孟子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下

一五

發揮出來有箇詳說有箇反說陳紫峰曰此章專以知言子貢之一貫也上章兼知行言曾子之一貫也胡斐才曰之字即指所學中道理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

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盧未人曰只是做服別人全不見得善是我之當為此伯者之為也如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而率諸侯朝王之類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盧未人曰便見得善是共為故不以善為己私分要與人同歸于善此王者之為也如湯之于葛遺之牛羊湯之于桀進伊尹以輔之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佩頓殊陳紫峰曰已有一善則欲以取勝于人惟恐人之進于善而與吾為敵焉此私心也若已有善也則欲人同歸于善

唯恐人不進于善而吾分內有未盡焉此公心也孫詒仲曰王伯之心固有天淵之隔然止於心之公私上分別所爭止這些子故云小異陳定宇曰一則學不能服人一則自然能服天下非向背頓殊乎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註翼 蔡虛齋曰此章蓋為當時國君而言曰服人曰養人此人字亦指其平等人言非必指百姓故許氏之說不敢從林次崖曰其曰然後能服天下又說得大了不止平等人矣中村氏曰善以事言以之服人養人者心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實不祥的一身有凶禍之謂非就禍人處說實不祥的確有凶禍也不祥之實即實

不祥殊倒裝耳言而無實以正為邪以善為惡也前
後說之不同只在言之一字實字上下只一意也諸
家說不疑或有闕文焉語意不甚明了故曰有闕文

註翼指南曰此為妒賢病國者發○者字就言說非
就人說方與上文言字相應金仁山曰語意與

始作備者其無後乎同今按張彥陵以為有國者信
護之戒未是李彭山曰九言之足以致不祥者皆實
也曰無實不祥者甚蔽賢者之詞也觀兩實相應可
見胡期僂曰蔽賢就段謗阻塞上說孫詒仲曰篡弒
乃事之不祥也若言之不祥者則以蔽賢之言為最
初非謂蔽賢之不祥甚於弒逆也蒙引之疑未當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李岱雲
曰按亟

稱朱子既訓數也水哉水哉又訓美歎之辭則知非
徒以水哉水哉為亟稱必是平日稱水者不一故
曰數水哉水哉亦是徐子約略孔子美歎之意非孔
子稱水無一言而第曰水哉水哉也如川上之言便

有逝者如斯夫不金
晝夜說話亦其証也

註翼翼註曰在可立而待也截以上通就水說末二
句方就人說不必於是之取爾之下補出人

實行趙註曰徐子徐辟也張秦嶽曰徐子問於孟子
說流水之為物不過天地間之一物耳乃仲尼每觀
於水而數數稱之說水哉水哉若有深契於心而不
覺其屢形於贊歎者不知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
如此指南曰何取疑水之無關于道而取之盧
未人曰孔子取水是指道體即川上之嘆是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吳伯章曰舍上聲合正其音更作去
聲詳見論語子罕篇子在川上章○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
不竭也晝如是而夜亦如是無止息盈滿也科坎也

低窪滯言其進以漸也故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不
 水之處處言其進以漸也故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不
 畫而漸進盈科以至于海蔡虛齋曰不已二字當連
 夜不當帶上有原本讀只把下句如人有實如人有實
 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相照看
 行去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陳定宇曰本文
 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二句推
 出孟子借水以箴規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註如
 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吳孫
 右曰實行對原泉說不已對不舍晝夜說漸進對盈
 科後進說以至于極對放乎四海說皆以德之所造
 言蔡虛齋曰實行誠之也不已而至於其極則至誠矣
 註翼翼註曰有本者如是言水惟有本故悠久到底
 不可從陳定宇曰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
 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
 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胡期僂
 曰進是行四海受水之壑是承上是字說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
 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雨驟至澮田

間水道也涸乾音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

長久也陳定宇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澮

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

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指南曰恥之者恥其無實行

務實意非徒空空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躡等干

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有躡等之病故有原泉混

故有苟為無○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

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蔡虛齋曰孔子言水不金晝夜
明道體之不己孟子言水之不己晝夜喻人為之不己
已饒雙峰曰所謂微旨川上之嘆是也孟子只就徐
子身上說取切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
 其病而易曉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
 乎

註翼

胡期僊曰苟為承上，有本說來無本是無源故，指上無源之水來程林隱曰七八月即夏五六
月言七八月間水易乾之時吳伯章曰雨集句今按
不必從程氏以兩字句盧未人曰聲聞過情此句泛
說不必直斥徐子
然其意則指之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

翼註曰不多也此只應上異字說人與物相去不多也指南曰只是空詞其不可認

作幾希之理吳孫右曰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出些子好底說故下承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今按所
異者指能全性與不能全性謂性之偏全誤 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

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蔡虛齋曰人之

者幾希言其小異也今欲究其所以小異處必先言其無異然後就其中別其異乃見其小異也故曰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此其無異者也然雖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而人乃獨得其形氣之正而有以全其性是無異中之一異也如此解庶得所謂幾希者之來歷分明但雖得其來歷分明而孟子所謂幾希之本旨則不蓋然者故隨足之曰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

則知孟子所謂幾希者其旨甚重而非輕之曰幾希也○究人之所以異禽獸者全在心上不同心之不也○虛靈知覺也心之虛靈知覺所以不同者形氣之同也朱子形氣之正故該得心但讀者或不察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正言其不可不存也○註云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者實在於此○曰小異二句看得意思出直使人凜凜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金仁山曰不知此并下知此二知字補所以去所以存之故蔡虛齋曰衆人不知此而去之謂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間也○是戰兢惕厲云云正是存之之功不是存之了方戰兢惕厲蓋此四字承上文過下文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處方見是以二字著落林次崖曰卒有以全其所受之正方是存之今按其所受之正指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之全字以所稟于天者言無工

夫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之全字以所脩于人者言有工夫差不同

註翼 指南曰合下四章歷叙道統之傳此章首節言所性之理存乎君子下言舜自然存所性之理通章以性字貫歸重在舜上庶民君子只引起下節意○庶民二句抑揚輕重看一之字正指所以異處今按蒙引謂庶物人倫之至理也誤吳蘇右曰提頭人字包庶民君子聖人在內金仁山曰者讀幾希句猶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只些子耳存是存此些子去即失之盧未人曰孟子喚醒人心夢覺之關指出人物分岐路未有若此兩字之痛切也陸稼書曰按存字內該知行新安陳氏謂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後能行似謬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兩間所有之事物是也朱子謂禽獸乃一物然則謂非專指禽獸則可謂非禽獸草木則不可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

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朱子曰：察深於明，金仁物如文理密察之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輔潛庵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故外至於人倫，則又是吾身至親切事。故其所知自然有明與察，詳與略之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或問：已字恐未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仁安存者，聖人也。仁安君子所存存天理也。中村氏曰：按天理二字，兼廢物人倫仁義今按大文存字，所以異處言則物理人倫仁義在其由仁義行存者能之。二節註中故尹氏以天理言。

人之事不存之，而無不存矣。即尹註存者，聖人也。翼註：劉上玉說未是，孫潛村是之誤。
註翼 謂幾希所謂踐形也。盧未人曰：倫物二句以知言，即知其所以為仁義也。仁義二句以行言，孫淮海曰：在事則為物理，在身則為人倫，在道則為仁義。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戰國策魏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不親近也。儀狄而絕旨酒。中村氏曰：尚書大傳云：古有醴酪，時儀狄作酒，張泰嶽曰：旨酒是甘美之酒，所以於旨酒則痛絕之，要以防嗜慾之端，戒荒湛之漸也。其憂勤陽厲之心，見於過人欲者如此。今按後世有亡國者，特引成文為證耳。非書大禹謨及曰：禹拜昌言，蔡九謂禹惡酒之本旨也。泉陶謨曰：禹拜昌言，蔡九昌言，盛德之言也。拜所以敬其言也。張泰嶽曰：所以於善言則篤好之，要以擴取善之量，為輔德之資也。

曰：書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戰國策魏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不親近也。儀狄而絕旨酒。中村氏曰：尚書大傳云：古有醴酪，時儀狄作酒，張泰嶽曰：旨酒是甘美之酒，所以於旨酒則痛絕之，要以防嗜慾之端，戒荒湛之漸也。其憂勤陽厲之心，見於過人欲者如此。今按後世有亡國者，特引成文為證耳。非書大禹謨及曰：禹拜昌言，蔡九謂禹惡酒之本旨也。泉陶謨曰：禹拜昌言，蔡九昌言，盛德之言也。拜所以敬其言也。張泰嶽曰：所以於善言則篤好之，要以擴取善之量，為輔德之資也。

其憂勤揚厲之心見於崇天理者如此

註翼

翼註曰道統之傳在心不在事盧未人曰所舉就事講其實以心言禹以好惡對一是過欲之

心一是存理之心張彥陵曰虞廷做戒不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幾語惡旨酒過絕之嚴是峻人心之隄防好善言延訪之勤是開道心之烏鑰李岱雲曰須知禹惟此心過絕人欲全無一絲之留故見旨酒惡心便生此心純在天理原無一息之間故遇善言好心便生此只舉二事而聖人之全體已見也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

蔡虛齋曰事事惟執其所謂中者而不失焉不敢過也不取不及也必欲

其恰好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林次崖曰此云執中以發言故註以無過不

及解 **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

類也 **類也** 盧未人曰謂所用之人惟賢即立之于位不問親疎貴賤之類今按不問猶云不拘也

註翼

盧未人曰湯以持己用人對一是心之正一是心之公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朱子曰詩云無帶而厲鄭箋而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

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為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 **○民已安矣而視之**

猶若有傷 傷創也非憂傷之傷文王之視民惻然愛憫若人之視有創者也吾聞諸精里先生

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 蔡虛齋曰要看集註兩已字及猶字此見文王

之純亦 **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

日乾乾之心也 乾乾不已也

註翼

盧未人曰文王以愛民求道對都是心不自足

武王不泄通不忘遠

泄狎也

朱子曰兼有親狎忽略之意

通者人所易

去聲下同

狎而不泄

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

朱子曰泄通忘遠此通人所與事而言孫詒仲曰朱子所云

通人與事言者初脫不得時地人與事之遠通止於時地上見人與事之在在地者地之通在四海者地之遠也人與事之在目前者時之通在後世者時之遠也指南曰人之通侍御僕從左右是也事之通日用飲食起居是也人之遠賢人在側國及親賢在蕃屏之外是事之遠生民休戚國家利害在千里之外數年之後是也德之盛仁之至也孫詒仲曰德者不輕忽遺忘意德之盛仁之至也盛仁至不必依饒氏蒙引分貼統言之則曰德盛切言之則曰仁至今按註獨於武王言德盛仁至者以或謂武王之至事非仁也勢不待不然也

註翼

盧未人曰武王以遠近對都是心不少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

繼曰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

盧未人曰以人言是三王四事上

四條之事也

盧未人曰以事言則時異勢殊故其事四聖之事故曰四事

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

蔡虛齋曰

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此句不可苟且看過此是異中之同處所以均為聖人所以無優劣林次崖曰註時異勢殊或謂是君臣殊勢不是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

言舜因歷叙群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反形句

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

以不死也

孫詒仲曰憂勤惕厲三句正發孟子之意存疑謂孟子說時未必有此意謬○常存

不死四字即就聖人說謂聖人理常存心不死也輔氏從學者看聖人說胡氏謂其與註異是矣且輔氏

單就周公說尤失注意陳紫峰曰惟憂勤惕厲故理無所間而常存唯天理常存故心得其養而不死聖人所以為聖人者正在于此衆人所以為衆人而卒自同於禽獸者正惟不能乎此也 ○程子

曰孟子所稱各因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

無不盛

註翼

金仁山曰通上章言舜因歷舉三王周公通下章言孔子而又自言私淑皆似一時之言與末

卷末章意同林次崖曰細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一節只是叙群聖之道而以周公承之爾 ○本文其有不合與註其事之其字是指周公非指三王蓋周公之所行事與三王有不能合者蒙引謂其指三王不是陸實府曰思不是空空懸想便有斟酌變通在內盧未人曰兼三王施四事一直接說不可對講言思兼三王之四事而施之也不合蒙引淺說存疑俱就四事之外看謂四事無不合之可言也看註語意

似只是四事不合大全饒氏亦看註兩個事字一般似亦有理蓋四事為古今所同者心之同也至于舉行時豈無時勢有礙處故又須思其理而後可行其事正義曰言周公施為其有不合於此三王四事則嘗仰望而思索之今按四事各舉其一事則不合者謂惟四事固不可謂四事之外亦不可其實周公思兼施者三王全體耳非特四事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也胡期僊曰王者指周天子而言大全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天子宜曰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張叔與曰自都洛邑之後王室微弱號令不行於諸侯政由方伯齊楚秦晉漸大蔡虛齋曰以政教號令為王者之迹者以其見於行事故謂之迹也熄者止而不能復行也翼註曰迹字是實迹對空名看周室東遷王者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而政教號令不及於

天下實跡已熄中村氏曰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
 號令即政教之宣布也
 雅亡也陸稼書曰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儻為
 十五國風陳紫峯曰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無異
 故降為國風而雅詩亡矣四書脉曰乃謂雅詩不復
 作非前之雅詩亡也今按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
 雅字獨指正雅不兼變雅
 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
 也

註翼

指南曰首節是推春秋所由作下是詳作春秋
 之事見其有功於王迹張彥陵曰緊要在王者
 之迹熄不把詩與王迹並重曰春秋作者非魯國原曰
 迹熄不把詩與王迹並重曰春秋作者非魯國原曰
 也然此節只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王迹處則
 在末節義字上陸稼書曰詩亡所以由王迹之熄者
 蓋自成康而下其詩為正雅所以咏歌政教號令之

盛詩即王迹也顧麟士曰圖書編云雅夢蕭湛露是
 諸侯會同于天子者也彤弓是聽征伐之命于天子
 者也盧未人曰詩亡則君不能令其臣臣不肯尊其
 君上下倒置綱常大壞亂臣賊子接踵當世孔子懼
 而後作春秋蓋不能與王迹以復大雅庶幾明王迹
 以垂戒將來耳孫詒仲曰好辨章及此章二作字與
 綱目敬王三十九年孔子作春秋作字一樣猶著書
 之著字也但綱目以著書屬筆之時言則曰敬王三
 十九年作春秋孟子以著書所托始之時言則曰世
 衰道微王迹熄而作春秋說約以綱目敬王三十九
 年作春秋為即此章作字謂亦以屬筆時言悞矣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
 田賦乘馬之事乘車乘也古者賦田出車或曰出丁
 音孟子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蒙引

知何所出今按丁公著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左傳云然見孫奭孟子音義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左傳
 十八年顛頤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告取記惡垂戒
 之則頑舍之則罵天下之民謂之擣杙取記惡垂戒
 之義也輔潛庵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春秋者記事
 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
 也陳定宇曰必表年以下出晉杜預所作左傳古者
 序文錯雜也雜舉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
 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
 名也

註異

四書脉曰晉之乘節須以春秋作主言春秋未
 經聖人筆削之先與晉乘楚檣杙一樣無關王
 迹之存亡一也言同是列國之史也李岱雲曰正見
 一作於孔子則大異於列國而存王者之義於天下
 其功為甚偉耳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
 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

盧未人曰春秋列國之事皆有獨言

五霸又獨言桓文舉其尤盛耳

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

竊私也取取而裁定

之謂翼註曰勿用位不在而道在之說則是公羊傳
 真僭竊了如云竊比老彭亦豈位不在耶

去聲昭公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何休曰其取絕識
 十二年

是丘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蓋言斷反亂之在己
 之罪蓋言斷之在蓋言斷反亂之在己

予奪斷所謂史記筆削則筆削改舊則削游夏不
 自聖心所謂史記筆削則筆削改舊則削游夏不

能贊也一辭者也陳紫峰曰夫子假魯史之舊文加
 能與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貼其文句

也能與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貼其文句

亦字對言載當時之事也貼其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

正為百王之大法貼其義句林次崖曰義者事之宜

抑揚進退皆有至當恰好在即事理之宜而春

秋之義也李岱雲曰當看定字為字不過定邪正之

理非有黜陟為後王之法非行王者之法也胡

斐才曰二句不平易惟定得邪正故可為大法

又承上章歷叙群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

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刪詩書脩禮樂贊周易作

之件特以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垂致

治之法於萬世其事最大故曰莫大於春秋

註異陳紫峰曰其文則史一句意輕只是起下文耳

林次崖曰三其字皆指春秋文即記事之文義

即其文之義蔡氏曰義蒙上文是王者之義不是胡

期僂曰事如會盟戰伐之類文指書會盟征伐之類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輔潛庵曰流風以風喻之也餘

水之餘潤也蓋物皆有跡惟風與韻皆無迹此言迹

已逝而風韻猶在故風曰流風韻曰餘韻今按指言

行遺子身後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非謂書

策所載也若書策所載則萬世不斬不獨孔子為然

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父子相繼長短

以為三十年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

也盧未人曰君子小人俱指人之賢者但以有位無

位別言之耳今按趙氏程子俱以德言似非註意

世而總思服窮也再從兄弟四世則三從兄弟共三世

祖者吳伯章曰總以麻縷十五升去其經之半為布

謂之總麻三月所服傳曰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

孟子離婁下

事者修治之意謂練熟其縷而布則生用也五世祖
 陳定宇曰服制至此窮也又按窮猶終也五世祖
 音免問殺反所介同姓也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
 故不襲不冠為之袒免冠以變其古同姓之恩至
 此而減殺也註疏曰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如冠
 而廣一寸又檀弓免馬註以布廣一寸從頂上而前
 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蔡虛齋曰不為喪衣但
 袒而已不為喪六世親屬竭矣以上禮記大傳全文
 冠但免而已不為喪六世親屬竭矣以上禮記大傳全文
 世不復袒免惟同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姓而已故親屬竭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齊曰此非是正解五世而斬之義乃是服制亦
 至五世而絕以誣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也

註翼

遺澤見孔子之澤未斬人之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

輔潛庵曰孟子又言私淑

艾而他無所見人謂子思之徒也謂子思徒弟自孔子卒至
 故疑是方言孟子言人謂子思之徒也謂子思徒弟自孔子卒至
 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
 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
 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
 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善其身之
 道皆孔子之道也所該甚廣或但據好辨章以息邪
 說正人心為私淑於義反狹今按陳新安說非蒙引
 可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
 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
 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張泰嶽曰堯舜以來
 成而孟子承其緒其
 自任之重見乎詞矣

註翼 盧未人曰下節言已得其澤而聞道于人胡期僂曰徒是弟子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許以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疑為過取固害於廉之謂

然過與亦反害其惠以物與之謂過死不受其亦反害其

勇益過猶不及之意也是饒雙峰曰傷廉與傷惠傷勇

箇固字下面下兩箇反字許白雲曰過猶不及只是結傷惠傷勇兩語定字說誤

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謂公西華之家受之也冉子與之

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註翼 指南曰此章示人以精義之學三段並重孟子語意自是平平說去舊謂重傷惠傷勇二段以

傷廉形之耳恐未然盧未人曰傷廉直說言不廉也傷惠傷勇反說言雖惠非惠雖勇非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

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

也羿善射篡初患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

薄言其罪差楚宜薄耳特較逢蒙為差薄

註翼 胡期僂曰此戒人當慎于取友上節言羿不善于取友而自貽其禍道是射中的方法亦對蒙

說曰是孟子推公明儀之意云爾指宜若死罪意金仁山曰左氏傳襄四年羿歸自田家眾殺之益寒浞

行媚于內而娛弄于田使家衆殺之逢蒙其人也今按孟子引公明儀之言而解之非問答之詞講述說不是達說曰是亦罪有罪包有自取意但未可用出下引公明儀極有味不是引他說無罪正要辨他說有罪宜若二字極斟酌曰薄乎二句皆是發明公明儀宜若二字不然曰字云爾字說不去矣况孟子累指引公明儀之言皆是取他此乃引其短處而辨之乎指南曰蓋儀不直曰無罪而曰宜若云者其意以罪之罪較業特差薄云耳惡得以為無罪此固儀引而不發之意而我所謂是亦罪有罪正以此也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

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釋二人名僕御也與孺子御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就立心制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 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

作木反矢也扣輪庾公所乘出鏃令平不害人乃以首之鏃

射也乘矢四矢也正義曰四馬為一乘是亦取其意也孟子言使羿如

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

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傳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

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呂晚村曰孟子引此

止取善取友之得報以証羿亦有罪

義庾斯所處之是非固不論也

胡期僂曰侵是潛師掠境追是已去而躡其後

蔡虛齋曰子濯侵衛見勢未利而遂遁故衛追

之或謂迎擊者非也今按蓋以疾作而遁也胡斐才

曰通節只叙孺子之事並無一語及羿而羿之有罪

於友而然使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此

取友而言然使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此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胡期僂曰即西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

物也掩鼻惡去聲其臭也

陳定宇曰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蔡虛齋曰此

是設言非實事也其辭以貌言其意以行言林

次崖曰西子蒙不潔如善人之忽為惡也惡人齋戒

沐浴如惡人之能自新也翼註曰此章重在倏忽轉

移之意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

喪去聲善而勉人以自新也陳紫峰曰人之德行本善

惡者宜自新而

勿安于惡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胡期僂曰齊戒是

潔心沐浴是潔身

胡期僂曰齊戒是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謂人物之心所得以生

文性字故云故者其已然之跡朱子曰猶若所謂易

辭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呂晚

不是人去做造出此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

其發見反形句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去聲見如字蔡虛

是解性字之義當如此後言事物是本章之旨當如

此說今按若見孩提之愛親則父子之理可見見水

流之就下則水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

自明註下一箇理字以見下文猶所謂荀子素問漢

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天人道人事若言天之

井而揅揚惻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

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苦小反揉忍九反造作而

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註異陳紫峰曰孟子見當時之人好用智術以處事

非惟不足以成天下之事而適足以敗天下之

事非惟不足以靖天下之事而適足以擾天下之事

其原在于不識性也故發此論蔡虛齋曰不可以言

性一節遂為智者之事蓋首一節是論理之自然下

二節方是言人能順其自然之理乃為智也若言謂

性以故利為本亦是智則下文是就處事上說知一

此章智分言行矣但是牽捏○以利為本言以其自

然者為主也吳因之

曰本文言字不甚重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
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皆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
 穿鑿所以失之張泰嶽曰穿鑿乃不循正理別生意見的意思吳因之曰事物之理渾渾淪淪無處可容我私智今乃妄生禹之行水則因其
 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
 水得其潤下聲之性而不為害也解行其所無事也句

註翼

吳孫右曰上節言天下之理本皆自然此則承言人之處事亦當順其自然乃為大智也首二句言小智之弊如智者以下舉大智以示之則也必鑿特立論之餘意耳故總註不及未節陸稼書曰此節智者雖可兼言行似不必更及於言性蔡虛齋曰此節似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決不可依新安之說強分故與利所惡於智者與下文兩箇如智者皆指當時之所謂智者言畢竟是小智也今按許白雲謂上者字是問辭

不可從陳紫峰曰禹之行水不是比喻是即禹之順性處事以為智者處事之例也張泰嶽曰無事是就事處事恰似不曾做的一般林次崖曰行其所無事正是言其不鑿翼註曰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沈就應事接物言指南曰二亦字俱照禹講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孫詒仲曰得上是說自是蒙引非之誤矣今按知日躔在何度也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

也中村氏曰按歲月日時皆甲子為曆元集註不曰甲子歲者蓋以夏正十一月屬癸亥歲朔曰甲子則月與時之甲子亦可推而知矣此句做漢志文例云蔡虛齋曰本是癸亥年但明年氣候始於此故云曆亦甲子也今按曆元推算之祖也林次崖曰蓋治曆者必先就今日逆推到起初源頭處然後從源頭處歷歷推其未 ○程子曰此章專為去聲智而發輔潛來者始不差

此章先儒多只就性上說故皆失之鑿唯程子以為此章專為智而設然後其義可明林次崖曰通章大意是論理本自然而智者當順其愚謂事物之理莫自然也故程子謂專為智而發

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中村氏曰性字以人兼事物之理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註翼 林次崖曰天之高星辰之遠是舉至難以明至易也孔安國曰星辰日月所會也蔡虛齋曰千

歲之日至依朱子說只是既往者仁山金氏以承其故為已往者千歲之日至為方來者與朱子不同陳紫峰曰千歲是大槩言其久耳上古日至豈止千歲耶胡期僊曰日至冬至日也坐是不勞力意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右師是官名王驩時為此官

註翼 有子之喪與子路有姊之喪同句法正義謂喪其子得之諸說俱非胡期僊曰入門是進公行之子之門蔡虛齋曰謂右師方入門而未就位便有進之而與言者進之謂以色迎而招之前也○非已進也進右師也林次崖曰陳司敗揖巫馬期而進之進四書脉曰兩言非正言是叙親媚之意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註翼 指南曰孟子不與言兼不進與不就二意胡期
僂曰諸君子指同往弔之人張泰獻曰觀王驩
責望孟子蓋惟知在己之勢分為當尊不知
孟子之道義尤當重其不足與言益可見矣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吾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

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官名周禮春官宗伯之屬洎利其禁

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以君命弔據趙註蒙引謂只
據本文朝廷字而言誤蔡虛
齋曰故云朝廷也此句通管上文
不止帶若周禮凡有爵者一段
歷更平聲涉也位他

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

位矣兩己字俱指與之言者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

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

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蔡虛齋曰孟子於齊處賓師

其出弔於膝也還是孟子為正王驩
為輔則知其階在右師之上無疑矣

註翼 然則當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固是然朝禮既

於出弔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
同理各有當林次崖曰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

位次階是朝官叙列班行階有許多位只己一人
蔡虛齋曰兼言揖者與言者必與揖也揖而後言者

也虛未人曰我欲行禮通承上二句○異怪也非
謂異于禮也言以我行禮為簡不亦怪異之甚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蔡虛齋曰仁禮正指用上

說言其常存愛人敬人之心也

註翼四書脉曰君子即希聖之君子今按約解作聖人看非朱子曰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底

不同耳以仁禮存心正是異於人處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蔡虛齋曰仁禮之心之見於外者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仁禮之施之報于我者驗效驗也吳因之說非是

註翼翼註曰恒愛恒敬起下橫逆愛敬其恒也橫逆其變也今按對暫看以常言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陳紫峰曰或

我愛我物事也指橫逆言

註翼吳因之曰有人於此此字指我愛敬之施說言

有橫逆云云此物奚宜至哉句正是足上我必不仁

必無禮意我果仁禮此物不仁至焉者必仁禮

之未盡耳胡期僂曰必自反而求之己也李岱雲曰

按必不仁必無禮指外面待人而言所謂施也而必

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做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

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朱子曰或有不出於誠實也陳定宇曰忠

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即忠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較音

也難患也其人己與禽獸不分列而不足與之較也則雖有橫逆何必留難於心焉故註解之云云

註翼 張泰嶽曰妄人狂妄的人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

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

後憂存心不苟二句單解無一朝之患存心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也不苟三自反也存疑諸家分貼俱非所以致多葛藤而章旨不清也或云憂字患字之誤也可從講述有無後患字可徵對存心不苟故

曰後患緒言說亦非

註翼 是故二字緊承於禽獸又何難焉句謂承上五節誤有終身之憂特起無一朝之患不重吳因之說不可從蔡虛齋曰一朝卒然之意言其近小也憂由內出患自外至胡期僊曰終身言其久也陸稼

書曰霍林謂患是煩惱芥蒂意得之吳蘇右曰首二句有無二字皆以心言又按二患字同以憂患言陳紫峰說誤如舜處不必貼仁禮講正解說亦誤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形旬前篇滕文公

註翼

孫詒仲曰存疑云二孔子賢之是記事者因孟

以己意斷之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二句亦然陸稼書曰此章只是以時中言幸與惜意亦不重○雙峰謂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此太拘焉知稷當年無此事吳蘇右曰兩當字猶云值也金仁山曰過平聲經過也四書脈曰平世以君明臣良言不重氣化言今按謂上有聖君而可以為之時也指南曰兩賢之只是稱贊意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

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樂音洛

註翼

四書脈曰顏子節以退處言不重安貧意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此章同道本就事上說集註屢提心來解者心道之所從出也聖賢之心同皆中無私主故能隨所寓而盡其道○進而救民是聖賢之道退而修己亦聖賢之道也其心一而已矣又在先一步孫詒仲曰存疑說極確足正蒙引把心當道之非

註翼

林次崖曰道者當然之理也盧未人曰平世之時理當救民禹稷過門不入固隨時而合當然

之理亂世之時理當修己顏子簞瓢陋巷亦隨時而合當然之理事迹不同而當理則一故曰同道今按

李岱雲說不
若此說確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
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已見上章此再出之
慮人之作自字讀也
○禹稷身任其職禹

治水稷主教稼穡其字指水與稼穡
故以為己責以天下之飢溺而救

之急也

註翼

呂晚村曰同道下單說禹稷而不及顏子此是
孟子文章省文之妙只用是以如是其急也

句而顏子之所以不急已明盧未人曰禹思一節單
言禹稷所處一邊未須補顏子方起得易地皆然意
思字以心言是指禹稷身任其責急字以事言即應
轉上文過門不入胡期僊曰有溺根洪水未平說有
飢就五穀未播來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不偏倚於救民亦不偏倚於修

大本之中解之已心中毫無執著慶源新安以

諸家從之不是隨感而應各盡其道
便修指南曰宜修已

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

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陳定宇曰禹

曰任顏子居陋巷故曰地孫詒仲曰陳新安釋地任

二字乃解集註之意也其實有官守亦可云地孟子

止云地便明

註翼胡期僊曰易是更換指南曰易地易其所居之

於此下文只是譬喻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曰書眉流

卷二十三

孟子離婁下

三十九

不暇束髮而結纓也冠系往救陳定宇曰過沐不暇束

纓而往救陸稼書曰新安陳氏解言急也急走赴而

以喻禹稷盧未人曰同室是情義親密休戚相

註翼盧未人曰同室同居之人救是解闢指南曰被髮纓

冠閑戶皆甚之辭蓋救可也救而至閉戶則嫌於寡情

則嫌于失禮不救可也救而至閉戶則嫌於寡情

故各下一雖字可字呂晚村曰全理上已說盡此只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盧未人曰鄉鄰是情義疎薄休戚無

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不偏於救民事則所遭或異

世則急于救民當亂世則專于然處之各當其理

是乃所以為同也平世之時理當脩己則脩己事雖不同

其當理則一其道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

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遭皆盡善施當其可而所遇皆

明所遭之時或異所以能各當其

註翼趙註曰鄉鄰同鄉也吳蘇右曰若被髮纓冠而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

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釋地又續曰顧麟士云當名章字章子蔡

虛齋云蓋章子是字皆非也按戰國策齊

宣王與羣臣皆稱爲章子蓋於人名下繫以子字當時多有此稱謂田盼人稱爲盼子田嬰人稱爲嬰子田文人稱爲文子以及秦魏冉亦稱爲冉子皆此類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輔潛庵曰謂其容貌有禮文也人心纔敬則見人便自有禮貌也張泰嶽曰是敬重的意思

註翼 吳蘇右曰此稱字乃稱人之惡之稱猶云皆議論他_不孝也指南曰通國字又從字俱重胡期僂曰公都子疑匡章不孝之可絕今按講述謂意其必有獨見不必然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之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註翼 盧未人曰二節是孟子詳其無可絕之行一不孝只是怠惰二不孝則爲驕佚比之怠惰稍肆矣三不孝則溺于私利比之驕佚其心尤爲不善好貨財私妻子不平看謂好以貨財私于妻子而忘其父母也然已上皆是缺養猶未辱親四不孝則罪尤大于缺養五不孝則罪尤甚于辱親今按世俗二字以舉世言之以見其言之公也正義曰怠惰其四支不作事業好勇暴好爭鬪好頑狠以驚危父母張泰嶽曰把父母的奉養忽然不顧胡期僂曰從是溺于聲色蔡虛齋曰謂放蕩於禮法之外也則其身爲下流不肖而辱及其親矣又按勇是寡人有疾寡人好勇之勇吳孫右曰用三个不顧養正對不得近說私妻子正對出妻屏子說戮字危字正對責善說世俗照通國言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遇合也是投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註翼盧未人曰後二節皆原其有可矜之情吳蓀右曰夫章子無不孝之事而人之以不孝稱之者

蓋有由矣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合為父所逐故人以不孝稱之也指南曰此亦見章子不能無罪

處言外要見其可矜意饒雙峰曰先說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如過失相規德義相勸是也父子行之

則害天性之恩也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陳紫峰曰朋友以義合不合則去矣父子

之恩出於天性也若責善而不合賊恩之大者此責善之義所以不可行于父子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

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

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陳定宇曰此屬字即天屬

家屬之屬本文總夫妻子母而言集註分說故以配字對屬字蔡虛齋曰此子謂匡章之子此母即匡章

妻之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

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

衆所惡去聲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胡斐才曰至公則無私蔽於己陳定宇曰不徇衆見至公也不輕與絕至仁也揚氏曰章子

之行去聲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李岱

雲曰以其心之迫切而矜之非以其行之盡善而取之也

註翼

林次崖曰五節言其雖有罪却能自責罰李岱雲曰按集註云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是

出屏出自章子誠心所以自罰責也如此方與其設心句合若但為父所逐而不得受妻子之養則是出屏由於父而非章子之設心矣霍林說非是今按若如霍林說則子猶有子母之屬也岱雲之駁是矣翼註曰是則章子已矣總承責善自責兩意吳孫右曰言此外別無世俗不孝見雖非純孝而其情可原其志可矜也指南曰正斷其為人之寔也已矣者無他之詞正與上有一於是乎句相應總見無可絕也即與之遊庸何傷哉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

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

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內盡其外盡其禮

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是倡率衆人的意思沈猶行弟子

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趙註謂吾沈猶氏而集註去吾字則不必

拘是沈猶時有負芻者趙註云有亂者曰負芻則分行亦可也明是作人名而註蓋用之也

或作氏或作國或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

去之不與其難去聲言師賓不與臣同蔡虛齋曰言其即此義也今按

解沈猶行未明言之意也

註翼

陳紫峰曰此章當與禹稷顏回章並看張彥陵曰上二節只叙事勿用一語斷其是非盧未人

曰與禹稷顏回章一例指南曰曾子是南武城人此言居武城蓋武城大夫延之而設教為師也室內必有薪木二句串看殆者疑詞以子弟而議師須說得穩當從先生者七十人見非不可禦侮張泰嶽曰或人說寇至矣何不避而去之曾子從其言乃與守舍的人說無使人寓居於我室毀傷其室中之薪木以示去而復來之意也反是還蔡虛齋曰曰無寓人於我室此語其守舍之人也寇退則曰脩我牆屋亦即語其守舍之人也○左右曰此門人私議之詞非對曾子言也故曾子無言沈猶行亦門人也乃以其所見解之云云今按蒙引謂語守舍之人據趙註講述岱雲作語或人看恐不然吳蘇右曰室如按孟子室之室即講學之處非止一室也翼註曰此處只說知所以處沈猶則知所以處武城矣亦勿露賓師不與同臣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時仕於衛言如使彼見寇去之可也則人人皆去而誰與君俱守國者也

註翼 指南曰君誰與守兼社稷人民言一去之間其所係之重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去聲害或死去聲難去聲曾子居武城全身子思之居衛其事不同者所處上聲之地不同也乃欲守死而弗去去聲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曾子則處為臣之地地子思則處為師之地地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輔潛庵曰君子之心不論事之利與害唯顧理之是者則為之耳故雖易地而處皆能為其所當然者○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

去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

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去聲物低昂屢變而不害

其為同也低下也昂舉也輔潛庵曰學者知此則隨

稱物物有輕重之不同則衡有低昂

之或異我則進退其權以取平焉

註翼林次崖曰曾子師也師有父兄之尊焉有父兄

也臣則微賤豈可不死君之難其死難者理之當然也子思臣

也故曰曾子子思同道盧未人曰師對臣看父兄對

微看微卑也父兄只當一尊字蓋以師視子弟則為

尊以臣視君則為卑非謂子思官職卑微也胡期儒

曰地指為師為

臣之地位言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

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儲子齊人也問竊視也私竊聖人亦人

耳豈有異於人哉輔潛庵曰謂聖人亦人耳所以先

有異於人逆而解之意愈明白陳定宇曰

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

註翼翼註曰果有以異於人乎連上句讀屬齊王問

之意說非儲子自問也今按摘訓說非是張

泰嶽曰孟子初至齊國齊王暗地使人窺看黃際飛

曰矚有高視孟子意非疑之也陸稼書曰直解主孟

子初至齊說極是蒙引翼註俱云若容貌則齊王已

見之不是又按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唯以

形言慶源新安諸家兼性言非講述

以行言尤非撮言引解集說從之誤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

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

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
 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
 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屢食足之道也其妻歸
 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去訕
 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
 驕其妻妾

施音逸又音異墻音燔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

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婦人稱夫之詞饜飽也顯者富貴人

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從旁跟者行走墻冢也願望

也訕怨詈力智反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註翼

胡期僂曰首飾叙齊人之行為可恥徧國中見非一處餘祭餘仰望終身見付託甚重若此指乞墻說有失所望意驕是把富貴誇張今按國中墻之中吳蘇右曰立談無入則富貴之與其無可知陸稼書曰此章依蒙引南軒則皆云真有此事存疑則云未必有此事存疑不是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
 也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
 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
 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
 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即指人何以異哉

註翼

胡期僂曰次節因慨今人求仕者之尤可恥也利達不外富貴意羞泣有不可忍視其狀意四書

脉曰所以求三字極重包多少，駢態在吳伯章曰其妻止希矣作一句讀也字讀

夫曰言今之求高貴者必曰由之而得之者其妻止希矣作一句讀也字讀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三終

